

中国记者丛书

萧 乾

西欧战场特写选

XIYOU
ZHANCHANG
TEXIEXUAN

新 华 出 版 社

前 言

《中国记者丛书》将汇集几十名当代优秀记者的新闻作品，以系列书的形式分册出版，奉献给新闻工作者、新闻爱好者和广大读者。

新闻记者是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他们既是时代的传播者，前进脚步的讴歌者，又是历史的记录者、见证人。在战火纷飞的一九四七年，郭沫若同志曾写过一篇文章，满腔热情地歌颂革命转折关头时期的新闻记者。他写道：“无数勇敢正直的新闻记者，他们还是今天的左丘明、司马迁，~~他们正带着我们今天的文坛上~~应该推他们为祭酒。~~新闻记者的报道文字~~应该是最新最进步的一种文化形式。把~~欢笑和痛苦~~牢，反映得那么新鲜，批判得那么迅速，~~他们~~我们每天的生命。我们每天清晨和晚上，就象中世纪的人要受神的启示一样，我们是受着新闻记者启示的。有哪一种文艺作品能抵得新闻文学的力量呢？有哪一位大

2015/05

作家能有新闻记者的读者那么广泛？……”（见《文萃》杂志刊载的《新缪司九神礼赞》）郭老把记者比作左丘明、司马迁，要把他们推为文坛“祭酒”，这虽然有些过誉，但他确用诗一般的语言写出了新闻记者的功绩和作用，写出了新闻作品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和威力。这对那些几十年昼夜奔波在生活激流中的优秀记者来说，评价是公允的，当之无愧的。

为了使读者更多地了解记者，熟悉他们的生活，欣赏他们曾对人们有过启示作用的名篇，并从中学到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采访写作经验，这套丛书将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注意汇集各个时期记者中的代表人物，反映各个时期新闻工作的特色和风貌。选入丛书的人物中，有在苦难的旧中国就投身新闻事业的新闻界前辈，有革命烽火中百炼成钢的党的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有全国解放后在党的哺育下锻炼成长的新闻战士。时期不同，成长道路不同，活动方式不同，新闻写作的特点也有所不同。这样，从这套丛书中既可以看到百花齐放、兼收并蓄的特色，又可以看出几十年来我国新闻战线群星灿烂、前赴后继的局面。

其次是尽量选录各个人物的代表性的作品，揭示每个人物的写作特点和新闻风格。在这套丛书中，有战地新闻通讯选、考察报告选、人物专访选、农

村散记选、经济新闻选、社会调查报告选、报刊杂文选、国际新闻通讯选、国际评论选、东北战场通讯选、西欧战场特写选等几十种。记者经历不同，活动领域不同，新闻体裁不同，写作上的风格也就有了不同。这样，就构成了一个新闻风格、新闻体裁上的五彩缤纷的百花园，为读者在新闻写作上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范例和范文。

再次是，每册正文之前有作者的小传和近照，正文之后有编后记、作品评介，或作者自己撰写的类似“我是怎样当记者的”、“战地采访日记”等各种形式的介绍评析性的文章。这样就把每个人物的生平、特点、概貌勾画出来了，既为读者学习这些优秀记者的范文提供了背景材料，又为新闻研究人员探索新闻界名人成长道路，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为了使这套丛书自成体系，有一定的完整性、连续性，全书虽有几十册，但规格是统一的。每册不超过八万字，精选精编；装璜设计一律，力求美观大方。为了便于携带，全部采用窄32开本。这些做法是否有当，编辑出版工作有何疏漏，请读者指正。

这套丛书由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和新华出版社共同编选出版。



萧乾小传

萧乾同志，蒙族。一九一〇年一月二十七日生于北京。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著名记者，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萧乾同志，自幼半工半读，织过地毯，送过牛奶。在北京书局学徒时开始接触文艺。一九二六年因参加北京崇实中学的C·Y组织而被捕，不久被学校保释。后化名萧若萍到广东汕头，在角石中学任国语教员。一九三三年开始在《水星》、《国闻周报》及《大公报·文艺》上发表小说。一九三五年于燕京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天津、上海、香港等地主编《大公报·文艺》并兼旅行记者。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六

年旅英。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任《大公报》驻英国记者。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为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研究生。一九四四年后任《大公报》驻英特派员兼战地记者。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负责上海《大公报》国际问题社评兼复旦大学教授。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间参加香港《大公报》起义，并协助地下党英文刊物《中国文摘》的编译工作。一九四九年后任英文《人民中国》副总编辑。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八年曾先后任《译文》编辑邵副主任、《文艺报》副总编辑、《人民日报》文艺部顾问，一九六一年调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现为该社顾问。

萧乾同志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篱下集》、《栗子》；长篇小说《梦之谷》；散文集《小树丫》、《珍珠米》；报告文学集《人生采访》，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萧乾选集》（四卷）等。翻译作品有《好兵帅克》、《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里柯克讽刺小品选》及《汤姆·琼斯》等。

目 录



- 1 赴欧途中
- 9 血红的九月
- 20 伦敦一周间
- 43 矛盾交响曲
- 50 银风筝下的伦敦
- 62 一九四〇年的圣诞
- 68 到莱茵前线去
- 83 南德的暮秋

赴欧途中

一 葬 礼

离港后，三十天来，我流荡在那条法国船上：窗口堵死，灯泡涂黑，颠簸在渺茫无际的大海里，不分昼夜，救生船总是悬挂在那不祥的位置上。每天下午茶后的课程，常是套上发霉的救生圈、带，在甲板上作紧急逃命的演习。（想不到在地中海上竟真地搞了一次！）此外，船上的生活乏味极了。除非那歇顶的乐师高了兴，在月光下拉起手风琴来。随之，冷清的甲板上也会鬼蜮般地扭出几对舞伴的影子。琴声衬着海上的景色，是郁悒而且凄凉的。跳舞的全是男性的船客，（枯燥古怪的日子啊！）水手、商人、教授，都是被征调回国的。即使这条船安全靠了马赛，他们的前途也依然不可知。在那第二座“无名英雄墓”上，这三十来人是多么小一撮坟土呢！

从童年，我就听到巴黎圣母院这个名字，我常

凭藉书本和电影，摹想它庞大幽静的身影。然而，当我走进它时，百十个工人正攀在这古老巍峨的建筑上，扎着堆沙袋的钢架呢。我悄悄由那旁门走进。天色已近黄昏，殿里阴森怕人。圣坛的石阶上，正跪了无数男女老幼，各背防毒面具向那座为沙袋厚厚包起的圣母像祈祷呢，祈祷她扑灭战火，要么就让法兰西取胜。刚好殿里正举行葬礼，主教念念有词，为死者祝福。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向我兜售十字架。我虽是一个槛外人，不禁也接了过来。躺在殿中间的那口棺材，好象是人类二十五年来的一场和平好梦。我低首站在那里默默地陪那些家人，向它告别。然后，蜡烛灭了，棺材抬出去了。清冷街头，闪烁着点点绿光。我为黑暗与寂寞所惊醒。

我是用同样沉重的心情走出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只是伦敦连那点绿光也没有。我摸着黑，沿了那古老的大城走，生怕一脚踩空，跌进泰晤士河。好不容易摸到了一个地铁站口，总算见到了光明。

二 总 动 员

当西贡报纸上刊载着宣战后的香港如何震动时，正是它本身手足无措的时候。多少只港船泊在

港内不敢拔锚，西贡钞票和法郎以外的货币，都没有了行情。那是战争开始，慌张原不足怪的，一个港口警察生了邪气，竟把过路的旅客当囚犯解押^①。在动物园向槛内猴子招呼一声，也捉去课以重罚。真是为战争吓懵了，疯狂了。但看街头那种水旱丘八和情人拥抱得难舍情景，对那疯狂也不能苛责了。

幸亏仅过了七天囚犯日子，那以后，另外一条法国船又载我们航向中国海的南端了。

在欧亚的航线上，这应是一条很小很小的船，但和它载的客比起来，还实在太大了。乘客不多，国籍却颇复杂，有挪、荷、比、瑞、美及波兰人，但绝大多数是那些将被送入马奇诺防线的法国人。同他们混了些时候，使我开始明白人家“全国总动员”的意义。那些未来的战士中，将有公司职员、工程师、医生，还有一个上海法国学校的希腊拉丁文教授。一纸征调令，便只好丢下妻小，放下他的古典学问，他的安定生活，遑返祖国扛枪打仗。这人年纪不到三十，漂亮的脸蛋上，永远挂着法国人所缺少的沉郁。起先我以为他厌战呢，我用零落的法文同他攀谈，他说有希特勒就没有法国，没有了法国还有什么？

① 详《坐船犯罪记》。

多情的反是那个海军下士。他到过南非、中美和中国，在广州和上海住过，这回是由汉口调来的。他是一个十足的风流水手，会背诵几首拉玛丁的诗。他的爱情散布在地球的各角落。他告诉我上海那位白俄姑娘对他有多体贴。“你一定得看看她的照片！”他打开皮夹找，先掉出来的却是一张纤小粉红的名片：“由纪子——”下面是街名门牌。他连忙又唏嘘起来，用做梦的神情回忆在武昌邂逅的那个大阪美人了。他数说一阵“由纪子”的温柔可人，又翻找起那个白俄姑娘的照片。好容易找出来了，“还能再美些吗，您说，先生！”一汪泪水已在他眼眶里打转了，他说曾经向她发过誓，谁也抢不走他。“但是——”他耸了耸肩，“现在法兰西要我了，那可完全不同了，我非得走啊！”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那位年在七十开外的老太婆——麦唐纳夫人，她简直是个奇迹。年纪一点儿不能使她老，她实在是船上最健壮的一个。当风浪大作，同船一个个病倒时，她反而替别人照顾起小孩。她立在甲板上逐字地替我翻译当日的法文新闻电报。风吹乱了她苍白稀疏的头发，船摆动得如摇篮，然而她大声向我讲着她曾想谋杀希特勒的计划。“我总还希望这小子有点出息！”她已为这个船公司服务了三十五年，是个英国妇人，但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她都会说。三十五年来，她见过不少

事故了：风险、鱼雷，甚而海盗。她没什么怕的。

“去，睡你的好觉，我担保你可平安到达马赛。”她的话对了，在塞得港我为她发了封信，是给她第三个孙子的，现在澳大利亚。她大孙子是在王家空军里。“看吧，这次战争比上次打得凶得多了，因为我们孙子这一辈比我们又残忍多了。他们是在上次大战中生养下来的仇恨的种子。”问到她自己的计划，她说：他们忘记动员她了，她也得回去，反正英法全是她的家，到马赛她先投奔防空部，那里也许需要一个不怕受累的老太婆；再不济她还是上次欧战中的一个红十字会会员呢，她还找得到关系。

“多半我还是要往前线去的。”她自己啾啾着。

三 胡子的命运

新加坡的中国酒楼排场真大，客人举箸时，旁边丝竹齐奏，一位艳装女伶已在唱起缠绵的粤剧了。船上过得那么紧张，这升平点缀，几乎离奇得不可信！正唱着，哗啦一声，大风把墙上挂的镜框吹掉了，登时满座惊慌起来。在战争中，人们的胆子变得更小，但也更耽于享乐了。

可是回到船上，站在天桥看“华工”们装木材，那是动人的。粗大的手臂，专注的神色，在货舱里

跳来跳去。到快天黑，货舱才装半满。由口袋里掏出来一份晚餐：绿叶裹包着米粉。抗战以来，几百几千万元侨胞捐款就是这么挣来的啊！走到哪里，图画永远是这么两幅！印度洋上是一段又长又苦的日子。那为黄种人准备的一列桌子，这时已空得净光，只剩下自己在那里嚼硬面包。好容易结识了一个印度青年，刚由牛津毕业的。谈了半天尼赫鲁、甘地和他返印的抱负。印度真是哲学之邦，什么事他都很有条理地争辩，半夜三点前他从不离开甲板，对着星斗，他唱他的乡曲，动人的声调！但快到科伦坡时，他激动起来。“有陆地了，看！”他又拍手又跳，“离开四年的母亲的土地啊！”但是这土地转眼就消失了——天边一道黑云把它遮住。

还有那个“没有国家”的不幸者呢，他是华盛顿白宫所不承认的一个美国公民。父亲是上海滩上的一个浪荡汉，正牌花旗人。这个手臂上雀斑特多的孩子，是他和一个白俄舞女结合的纪念品。如今两个人全死了，这个没国籍的儿子，往白宫上了多少呈文，白宫摇头。这回欧洲打仗，他算计法国必定缺人，他要去冒险当雇佣军：“不图别的，我并不喜欢法国，”他告诉我，“但是，我必须有一张正式的护照，一个确定的国籍呀。”七天的航行，靠个码头谁不高兴上岸上走走——即使仅仅踏踏不晕人的陆地也好。但每个港口的警察都向他翻白眼，真

象没国籍便不是人，还是我替他买的香烟！那在东北传教二十年的比利时神父告诉我许多“满洲国”的“德政”，怎样鞭打、残杀，气都不准出。老头子说：“好哇，你还笑嘻嘻的，究竟是从自由中国来的，你的弟兄们已经八年没笑过了！”

走过阿拉伯海，走过西奈山，回想当年以色列民族流徙的苦况。一个民族沦亡了，即使是“选民”，上帝也不能伸手拯救的。几千年来，这无辜的民族便在地球上被别人踢着，赶着，给看成人类的累赘。

没有国家，便没有了存在，这才是真理，得守着它！然而，在我们这片幸运的土地上，竟有把这份存在双手奉送给主子的呢！天哪，他吃什么长大的！

一个法国神父要我猜他的年纪，我真猜不出：一张稚气的脸，玉蜀黍样的长须，茂盛地由他颊部蓬起，直垂到胸脯。白色的道袍，黑腰带上佩着庄严的十字架。这年纪才二十八岁的神父，非常珍爱他这一副胡子，让红海的风吹它，让地中海的太阳晒它。到夜晚，他述说种种奇迹，劝我皈依天主。快到马赛时，要我替他这胡子照张像，为什么呢？一上岸，这副自幼留的、精心修剪的胡子，便将与他永别了。他是个一九三七级的骑兵上士呢！剃掉它，马上便拿起枪杆来了。

“这不和你的信仰冲突吗？至少它犯了十诫之一。”

他奇怪我的质问。上帝是嫉恶如仇的，他说。一个信仰上帝的人，应该比一个普通兵士更勇敢向前，上帝并没有要他屈服在恶霸的淫威之下，“有法兰西，方有世界。”

说着，他可又带着依恋之情捋起那副胡子了。然而对于杀敌，他是那么迫不及待。

我总在怀疑，宗教，传给东方的和他们自己信的，是两码事。到了民族存亡时刻，神父也还是脱下道袍，剪掉胡子，奔赴战场的。制服希特勒靠神力是不中用的，还得靠人力。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剑桥

血 红 的 九 月

一 两种本能

大轰炸的次晨，我踏了满地的碎玻璃碴，到伦敦中心区去巡礼。三四辆救火车还在向一古老巨厦射水，许多工匠正在赶修马路旁被破坏了的水道、煤气管。停放救护车的小巷里，防空义务队员正在挖掘尸首。圣翟尔教堂里诗人弥尔顿墓上的石像倒在地上，圣保罗这古老的拱形建筑，平时皇后雕像脚下总徜徉着无数野鸽，如今已被标为“危险地带”了——一只“定时炸弹”正落在它的石阶前。我在那一方英里面积的银行区（英镑的堡垒）窄巷里徘徊，英格兰银行门前是一个丑陋的大洞，最带讽刺意味的莫如保险公司的脸门儿也为昨夜飞溅的钢铁穿个透天，斑痕满目的墙上，“火险”、“寿险”的匾额还残留着。多妙的讽刺！这个世界，保东保西，可是谁也保不了自己的险！

瓦砾的紧邻，才竖起钢骨的一座货仓，泥水匠

又在操作了。另一家幸免的咖啡馆，女侍正屈了腰一丝不苟地揩拭门面上的灰尘。她那副神情有多么镇静、刚毅啊。

防空壕显然成为内政部的难题了。煞神没认真光临前，就是放了警报，壕里也仍是半空着，正如防毒面具还是少数人的随身装饰。没人相信卅字轰炸机会对这么古这么美的大城市下毒手的。所以伦敦的“防空壕”，大半就是较大楼房的地窖，以致第一层，比不上当日的南京，更不用说马德里。上礼拜晚报登出一个被炸巨厦的照片，一只弹穿透了九层楼，笔直到底。当局到今天还认为“深壕”没有必要（在南威尔士，成万名的挖匠——矿工——闲下来了），但民众的想法显然不同。“安德生^①钢板”并不足以为安乐窝。近十天来，守法的伦敦民众，不等擦黑（有的为抢地盘，甚至下午三点）即携妻抱子，买一张站台票到地铁的站台上等着过夜去了。一块块的毛毯上，爬着吃奶的小团团，手里打毛衣的妇人们攀谈着。许多年轻的母亲，上次大战就是在地铁里躲过来的；但夹在她们中间的，偶尔也有壮丁。

① 当时的英国内政部长。战时英政府发给民间的一种标准防空钢板是以他来命名的。